

## 编者寄语

《一锅酸枣煮秋浓》，挂满枝头的酸枣，熟透的果实红得发紫，密密匝匝，像是秋天特意点上的朱砂痣。

《西街》，秋雨不知疲倦地落着，整座城陷进一片蒙蒙的水汽里，阳光已成旧忆。走在巷中，空气中浮荡着泥土与湿木混合的气息，那是一种属于深秋的微醺……

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条最喜爱或印象最深的一条街巷。西北的街巷少了江南的柔媚，多了黄土与阳光的厚重。

多年前，走过一条老巷。

巷子是黄土夯的，墙皮剥落处露出赭色的土芯，像老人皲裂的手掌。老砖铺就的路面凹凸不平，被脚步磨得发亮，缝里嵌着细沙，风一吹，沙粒滚过砖面，沙沙响。

巷口张老汉的小卖铺，土坯墙围着半人高的柜台，柜台是老榆木打的，边缘被磨得圆润，泛着浅褐色的光。

门楣上挂着块裂了纹的木匾，“小卖铺”三个字的红漆剥了大半，只剩模糊的轮廓，泛着年月磨得温软。

张老汉的袖管卷到肘弯，坐在柜台后拨算盘，算珠噼啪响，偶尔抬头望一眼巷口，见着孩子路过，就从玻璃罐里捏两颗沙枣递过去：“慢些吃，别卡着。”

铺子里的货摆得满满当当，墙根摆着粗瓷碗、洋瓷盆，柜台上码着麻纸包的桃酥、裹着糖纸的水果糖，最里头还立着盖老人曾经用过的旧煤油灯，灯芯似乎还泛着浅黄，总是擦得很干净。

有人来买针线，张老汉就从抽屉里翻出铁盒，盒里的线轴排得整齐，红的、蓝的、白的，他眯着眼挑出几只：“这线结实，纳鞋底正好。”来人递过钱，他往钱匣里一放，铜钱叮当作响，声音脆生生的。

往里走，老槐树的浓荫遮了半条巷。树下摆着几张石桌，几个老汉围着下棋，旱烟袋斜插在裤腰上，烟锅偶尔敲敲石桌，笃笃的。

穿蓝布衫的婆婆端着木盆路过，盆里是刚洗的床单，被风吹得哗啦啦响，她笑着喊：“王老汉，输了可不许赖棋！”老汉们哈哈笑，声音撞在黄土墙上，弹回来，混着树叶的沙沙声。

巷子深处的土坯房多是两进院，木门上的铜环被摸得锃亮，常见鸟雀站在门楣上。

听说，多年前，小媳妇们喜欢在院门口捶衣裳，木槌敲在洗衣石上，咚咚的声儿，在巷子里荡来荡去。墙头探出几枝沙枣枝，细碎的黄花缀在枝头，香气淡远，混着黄土的气息，格外清润。

日头西斜时，阳光把巷子里的影子拉得老长。卖馍的老汉挑着担子走过，铁砧上的馍金黄油亮，吆喝声拖着长调，被风送得老远。

巷子里的烟火气渐渐浓起来，人间烟火混在一起，酿成西北街巷独有的味道，慢悠悠地浸在黄土墙的纹路里，越陈越有滋味。

## N 四季

## 一锅酸枣煮秋浓

□ 杨慧超

初秋一到，贺兰山便悄悄换上了斑斓的秋装。山坡上、道路旁，那些平日里不起眼的酸枣树，叶子渐渐泛出浅黄，而真正引人注目的是挂满枝头的酸枣——熟透的果实红得发紫，密密麻麻，像是秋天特意点上的朱砂痣。

枣仁，更是中药铺里的“安神明珠”，炒熟后泡水煮粥，夜里睡得格外踏实。

这样的好东西，自然惹人惦记。于是打枣就成了入秋后的一桩大事。可摘酸枣讲究技巧，急不得也蛮不得——伸手去揪，树上的硬刺会给你教训；抡棍敲打，叶子落一地，枣子却仍俏生生地挂在枝头，叫人干着急。

后来我自制了一件“打枣神器”：一根长木棍，顶端绑上小铁耙，下面焊个敞口的铁罐。看准一

嘟噜红果，把耙子伸进果梗间轻轻一钩、一抖、一拉，只听“嗒”的一声，酸枣便乖乖落进罐中。有了这法宝，不一会儿就能收上小半袋，轻松又痛快。

总忍不住先尝几颗。选一颗像红玛瑙的，衣角擦擦送进嘴，酸意“膨”地炸开，激得人直眩眼。可待那阵酸劲儿过去，瞬间竟浮起一丝若有若无的清甜，勾着人再尝下一颗。

要说最期待的吃法，还得数熬酸枣茶。把枣子洗净倒进砂锅，加足清冽的山泉水，小火慢

熬。咕噜咕噜声中，果肉渐渐融进汤里，化作一锅润泽的琥珀红。这时添几块冰糖，撒一把苹果干、山楂片，再慢慢煮开。酸味变得绵长，甜意温润不腻，各种果香交融成秋日里最舒适的气息。

微凉的夜晚，捧一杯刚出锅的酸枣茶坐在灯下。热气氤氲中，窗外山影静谧，月色轻垂。恍惚间觉得，整个贺兰山的秋意——那些斑驳的色调、潺潺的流水、暖阳的温度、山风的清爽，仿佛都在这杯茶中，慢慢融化，缓缓流淌。

## N 百姓纪事

## 快乐时光

□ 孟宪芸

最快乐的莫过于和学生在一起的时光。纯粹、简单、充实、充满活力和希望，让我觉得自己永远年轻。

记得刚调入区重点中学时，我承担一个初三和两个高一的化学教学。在教学环节中，我根据学生情况，设计了不同梯度的问题，针对不同程度的学生进行提问，大多数同学对答如流，到了杨琨，他一张口，就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，他红头涨脸，耷拉着脑袋，我正纳闷，突然有学生说：“老师，他结巴。”我惭愧极了。

课后我了解到，他属于一紧张就有点结巴。我开始慢慢地训练他，同时告诫学生以后不许嘲笑，慢慢地杨琨适应了，胆子大起来，结巴也逐渐好了，在“全国初中化学竞赛”中还荣获二等奖。

俗话说：“一个好汉三个帮，一个篱笆三个桩。”送走了一届高三学生，又回到高一教学，我也积累了一定的教学经验。“思路决定出路”，我决心从这一轮调整教学思路，从高一教学就改变教育教学作风，从“一言堂”逐步迈向“全言堂”。具体分两步，第一步根据教学内容的分类、难易程度设置教学程序，每周先设计“两节

课”内容，有针对性地要求学生养成按座位顺序参与课堂教学的提问环节，若轮到自己，不会回答，直接坐下，下一位同学顺其自然的接龙就行。刚开始，有的同学因害羞、胆怯、不善言辞等原因不太情愿回答问题，我就逐渐引导鼓励。等实施一段时间，就形成风气，大家就习以为常了。第二步是在课堂教学中设计一些拓展性问题，目的是引导学生养成提前预习、钻研课外知识、培养兴趣、培优拔尖、提升能力。这一环节我有意识地安排那些能引领学风，出类拔萃的同学回答问题。

到了高二，教学内容必须提前完成，所以教学进度不能滞后。我根据每个班级学生学习的差异性、班风的活跃程度等因素，教学设计又作了调整，采取毛遂自荐的方式，目的是培养一部分“小老师”，渗透到部分课堂教学中。“小老师”犹如“一石激起千层浪”，学生的积极性空前高涨，课堂教学犹如加入“催化剂”“兴奋剂”，涌现出很多敢言、敢抢答的优秀学生。升入高三，这种氛围更加浓厚，课堂教学中，我有意识地让这些“小老师”大胆尝试，我坐到下面认真聆听，最后我再补充和点评。

令我记忆犹新的是，那年高考实行“3+x”，我第二天就要讲上海高考卷的一道试题，这道题难度大、综合性强，其中一问涉及化学、物理、数学知识，我冥思苦想不得其解。在回家的路上还在绞尽脑汁地思索，突然一阵刺耳的喇叭声将我惊扰，思路顿时跃出脑海。回到家顾不上吃饭，立即解题，终于破解了，那顿饭真的是吃嘛嘛香啊！想想化学课本上化学家“凯库勒”发现“苯的结构式”的历程，我更深刻地领悟了科学家们为探索真理而坚持、执着、无私奉献的精神。

第二天讲完这道题，我如实地告诉学生我的解题历程。然后把黑板上的解析过程擦掉，让学生再自己解答一遍，慢慢消化，与此同时让同学们展开讨论，集思广益，看谁还有更好的解法。果然有两名同学自告奋勇上来板书解析过程，然后分析讲解。没想到平常在我眼里还称不上优秀的一名学生，他的解题思路让我耳目一新，他结合数学的分段函数，等差、等比数列及图像法圆满地做了解答，听完他的解析，顿时掌声雷鸣。我从内心重新审视我的学生、我的认知，我由衷地赞叹：“三人行必有我师焉。”



岸边

吴影

## N 街景

## 西街

□ 王百顺

秋雨不知疲倦地落着，整座城陷入一片蒙蒙的水汽里，阳光已成旧忆。走在巷中，空气中浮荡着泥土与湿木混合的气息，那是一种属于深秋的微醺。

街道没有尘土，每一步落下，鞋底沾满细密的水珠，稍一停留便汇成一股清流，静静淌回地面。

这几日，我总撑一柄素伞，从西花园转进西街，慢慢走向单位。路不长，我却走得仔细，目光从街这头扫到那头，像在端详一位老友今日的装束——生怕漏掉什么悄然发生的变化。

西街是舒展的。在这城里，大约只有文化街与党校路能与它比一比开阔。它从容地卧在五原路与盐州路之间，不争不扰，自成一格。

街旁立着树，内侧是两排齐整的侧柏，高三米有余，根部的灌木丛蓊郁郁地围拢着，像为树干系了一条绿裙。它们的姿态是从根部的丰茂收缩成顶端的秀丽。若在冬日，雪后初霁，雪花温柔地压在墨绿的枝叶上，那一瞬，它们便成了西方童话里的圣诞树；而在东方的眼眸中，它们依旧是那沉默的、带着禅意的柏，只是披了一身素净。这两排侧柏，是西街为车流与人流划下的温柔界线。

外侧的树就自在多了。这一段是女贞，那一段是槐，再走一段又换作挺拔的白杨……它们不拘一格地站着，像一群偶然相聚、又各怀心事的诗人。你若用“整齐”去要求它们，那便失了几分天真。可生活哪里只是整齐划一的乐章？它有米饭的温软，也有辣椒的炽烈；有衬衫的整洁，也有棉袍的厚朴。这世间的动人处，恰在于万物的不一。美与丑，高与矮，喧嚣与寂静，因彼此的存在而被定义，也因彼此的映照而完整。

这些姿态各异的树，为西街织就了流动的风景。

春来时，杨树吐出嫩芽，柳树飞起轻絮，整条街都在轻轻呼吸。盛夏虽燥，却有槐香细细，杨柳垂垂。那香气是淡的，甜的，像一缕看不见的丝线，把暑气也缠得温柔了。白的、紫的槐花藏在青翠的叶间，乌鸫在杨树枝头安家，麻雀在柳条间跳跃，燕子掠过屋檐，车声、人声、叫卖声……在夜幕中浮起一片暖光，那里有烤面筋的焦香，有辣糊糊的氤氲，有谁喊一句“在这儿吃！”——这便是西街的烟火，踏实、旺盛，叫人安心。

秋雨停了，风却一阵比一阵紧。那风是带着刃的，只一吹，人就禁不住缩起脖颈。都说春风化雨，万物萌发；而秋风一起，草木便知轮回将尽。这几天，即便天晴，日头也显得薄了。我想推门出去走走，手才触及玻璃，一股冷风已把门推了回来，把我拦在室内。也罢，就隔着这一扇透明的界线，静静看它如何为西街改妆换容。

那风真像一位专注的匠人，手持无形的刻刀，一片、一片，将叶子从枝头削落。偶尔，连细弱的枝条也不放过。不过半晌，整条西街已被落叶铺满——黄的、青黄的、赭黄的，深深浅浅，像一封写给大地的情书，又像季节转身时遗落的叹息。

落叶是生长周期的句点。西街将暂时走入视觉的荒芜，而重生，总要等到凛冬之后。只是那些日在此奔波的人，他们的季节从不曾真正落幕。岁月的年轮推着他们向前，风霜悄悄爬上额角，他们仍用脚步叩响这条街的晨昏，用汗水浇灌它的日常——西街因他们而真实，他们也因西街而坚韧。

我望着这一切，心里知道：当下一阵春风拂过，西街，与他们，都将一同醒来。

## 江城子·金风举笔

□ 常惠琴

金风举笔绘秋容，百菊蓬，万枫红。孝子情深，轮椅带娘行。感叹目光言语赞，和风沐，晚霞迎。

却闻遛狗主人声，语轻轻，意浓浓。今又重阳，久病母亲亲。累月寄于福利院，儿不见，数房枝。

## 微笑的山水

□ 樊兴唐

家乡的风吹着我  
狗尾巴草起伏伏  
山路嵌在粗粝的肌骨上  
演着猫猫的游戏  
草木之香入肺  
牵住一截惊喜

所有的记忆都微笑  
逐绿而行  
每一片叶都肩负着使命  
每一道光亮  
都联结着生命的漫长

## N 流年

## 乡居

□ 吴孔文

到乡下去，晨光熹微，地气氤氲。主人烧水奉茶后，从篱笆上摘下几根带露水的丝瓜。那日早餐是丝瓜鸡蛋面，一碗面，白黄绿三色，配上红色腌辣椒，赏心悦目，未尝先醉。

这种丝瓜，老品种，有清芬气，含甘甜味，仲春播种，夏秋结实，累累垂垂，绵延四季。秋后，任几根丝瓜自然老熟，种子延续后代，丝瓜络用来洗碗。

很怀念乡居的日子。

秋后，许多植物的种子要进行封藏：将水稻的种子包在稻草里；将红薯堆在地窖中保暖；小麦晒干洗净后放入陶瓮，上面盖上灰火；取一段干毛竹，每节凿开一个小洞，将菠菜、芫荽、苋菜、扁豆、葫芦等种子分别灌进洞内，再将竹筒竖吊在房梁上，防止老鼠偷食。

剖开老黄瓜，将它的种子扒出来，放进草木灰中，兑水后做成一个个灰饼贴在泥墙上，整个冬天，种子在草木灰中大梦不醒。春天来临，揭下灰饼取出种子下秧，重新开启它的生命旅程。

据说，中国曾有4000多种豆类。小时候，我家种的黄豆就有三个品种：“棵半升”，八月炸、九月寒。棵半升产量高，八月炸小而香，九月寒成熟晚，而今的村庄，大都老者留守，但大家依然种黄豆，打豆腐。村里的一家豆腐店，老品种的豆子、石磨烧浆的豆腐反倒成为抢手货品，远近闻名供不应求，让人惊喜。

老品种往往产量低，规模化的农场为追求效益，大都用些新品种，甚至是转基因种子。如今的老品种，大都退避山野或深巷里弄，像一个个隐士。我的一位老友，在院子里种了几窝家乡韭菜，韭菜细长，入口回甘且有奇香。他用韭菜包饺子，送给周围的邻居。

看到一则报道，地球上某处深山中有座地下工程，坚固异常。然而，这里储藏的是数万种植物种子。实施这项工程的目的，是为预防全球性的自然灾害、外来天体撞击地球或战争后，地球表面植物的灭绝。黄金珠宝人人喜爱，然而人类生存的前提条件却是阳光、空气、雨水和植物，未雨绸缪的这座地下工程，在提醒我们什么呢？

在一座村庄里，我看见黍的种子挂在墙上。黍生北方，南方少见。主人告诉我：某年灾荒，当地庄稼几乎绝收，他的先人不知从哪里弄到一包黍的种子，播种之后获得大丰收，黍救了他们全家的命。如今，他每年都要种下几株黍，不为收获，只为怀念先人，因为铭记家史。

我的几位同学颇有财富，他们打算在农村租块地，地里种上老品种。他们说，我们的乡愁，不仅是村庄和亲人，还有那些生生不息的庄稼。

